

國家圖書館
善本特藏
學術文庫

中國國家圖書館編

『永樂大典』編纂
600周年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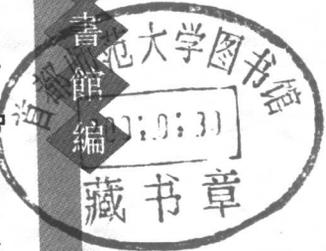
Z224-532/1

國家圖書館

善本特藏

學術文庫

中國國家圖書館編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永樂大典』編纂600周年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55060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永樂大典》編纂 600 周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 中國
國家圖書館編 . — 北京 :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7
ISBN 7-5013-2140-X

I . 永… II . 中… III . 永樂大典-國際學術會議-文集
IV . Z224-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3) 第 047655 號

書名 《永樂大典》編纂 600 周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著者 中國國家圖書館編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 66126153 傳真 (010) 66174391

E-mail Btsfxb@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世藝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880×1230 毫米

印張 12.625

版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數 320 (千字)

印數 1500

書號 ISBN 7-5013-2140-X/G·543

定價 28.00 圓

出版說明

《永樂大典》是奉明成祖朱棣之命，勞三千之衆，費時4年，於永樂六年（1408）修纂完畢，計22877卷、11095冊的大型類書。然而，如此一部宏篇巨帙却因兵燹火災，目前僅有400冊左右存世。基於它的學術意義和文獻價值，中國國家圖書館主辦，善本部、國際交流處、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承辦，於2002年4月17日至19日在北京召開了“《永樂大典》編纂600周年國際研討會”，就其整理、研究、修復保護、再版和數字化等問題進行研討。

會議的名稱曾頗費思忖，最終我們覺得“《永樂大典》編纂600周年”簡潔、響亮，盡管距1403年正式開始編纂算起的600年尚差1年，但不妨只取其虛意。

這次會議有來自6個國家的80多位代表參加，發表論文30餘篇，其中既有對館藏的揭示，對文獻的研究，也有修復、保存的經驗，對標引的比較，對數字化的探討。很多論文見解獨到、思想深刻。其中David Helliwell先生的文章中介紹了英國收藏的從未影印出版過的兩冊《永樂大典》，相信會給道中同仁以有益的幫助。也有個別會議論文因某些原因未能收入。

我謹代表會議組織者向所有論文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謝，也向為論文集出版做了大量編輯、翻譯工作的陳紅彥、李際寧、劉源泓、鄭步雲同志表示感謝。

國家圖書館國際交流處 孫利平

2002年10月

呼 吁 書

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 任繼愈

《永樂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師姚廣孝和翰林學士解縉主持，3000多人參加，歷時4年，於永樂六年（1408）修成的大型類書，全書共22877卷，是中國古代最爲成熟、最爲傑出的“百科全書”。它是上起周秦，下迄明初的歷史文獻資料的總結，因此也是15世紀人類文化史上的豐碑。

《永樂大典》這一文化寶庫彙集了古今圖書七八千種。其中成段或全書採錄的文獻，能够一字不改，保存古籍原貌。《永樂大典》成書之日起，它的學術意義和文獻價值，早已受到明清兩代學術界的廣泛重視。

這部規模宏大的類書，歷史上僅有兩個寫本，正本存於皇宮禁地，後人未見。副本在清代存在翰林院，雖有遺失，但大體完整。最慘重的損失是在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後，《永樂大典》遭到毀滅性的損失。這部二萬餘卷的巨著，今天分散流失在世界各地，僅存400冊左右。

《永樂大典》的特殊遭遇，凝結民族情感。京師圖

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前身）入藏《永樂大典》以來，就一直在探尋這部偉大著作散失的遺蹤。各國政府和學者也在努力收藏、保存、複製劫餘之卷。

現在，400餘冊《永樂大典》殘本星散於8個國家和地區的30個單位。中國國家圖書館決定依照原書版式規格、紙張裝幀，仿真再版，以推動當代學術發展，弘揚優秀傳統文化，這是造福中國乃至世界學術界的大事。這一夙願的實現尚有賴於全世界《永樂大典》收藏機構、收藏家及有識之士予以合作，大力支持。望世界各地藏書機構、收藏家，群策群力，共襄盛舉，慨允借用《永樂大典》原書，提供拍照、製版之用，用後歸還，使這一文化遺產重現於世，垂之永久。衷心企望海內外熱心文化事業、關心人類文明的學術機構和人士，對人類文化遺產作出貢獻，必將與《永樂大典》一道流傳後世。我們也相信世界各民族通過文化合作，消除隔閡，增進共識，建立友誼，促進世界和平，開創美好的未來。

2002年4月

賀 詞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
委員會主任 安平秋

尊敬的任繼愈先生、尊敬的各位同仁：

我榮幸地應邀參加由中國國家圖書館主辦的“《永樂大典》編纂600周年國際研討會”，同與會的80餘位代表一起，研討與《永樂大典》相關的問題，這對我和國內衆多學者來說，是一次關於《永樂大典》這部重要典籍的交流與磋商的機會，我謹代表國內與會學者對中國國家圖書館表示真誠的謝意。

《永樂大典》在中國古代的典籍與文化中占有極其特殊的地位。這部收錄各類圖書七八千種，輯成22000餘卷的宏篇巨帙，是中國古代收集資料最多、規模最大的一部“百科全書”，在收集、保存古代文獻上起到了極爲重要的作用。《永樂大典》成書於明代永樂六年（1408），距今已有近600年的歷史。永樂年間的正本早已不見。在嘉靖、隆慶年間摹寫的副本在清代後期逐漸散失，到了距今一百多年前在中華民族積貧積弱、受到外國侵略的時期，《永樂大典》遭受到浩劫，或者被焚毀，或者被劫掠，或者流散遺失，而今天保存下來的，

我們能夠見到的，只及原書的百分之三、四。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悲劇。正因為如此，目前，分散在8個國家和地區的《永樂大典》副本零冊約有400冊左右，就成為珍貴的歷史遺存，它得到了各國學者的高度重視，研究的成果也層出不窮。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召開這樣一個關於《永樂大典》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們不能不由衷地敬佩主辦者中國國家圖書館同仁在學術上、在文化上的眼光和識見。

今天，當我們重新審視《永樂大典》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時候，我們深深地感受到，以往我們對《永樂大典》的發掘還遠遠不夠，《永樂大典》能給我們的遠遠不止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的這麼多。對這些文獻的更深一步利用，將會帶給我們更多的成果。我們希望，通過這次研討會，能夠促進《永樂大典》的研究、出版和數字化，使全世界更多的學者有機會研究《永樂大典》，讓更多的同仁共享這一世界文化遺產。

再次感謝中國國家圖書館！

預祝大會圓滿成功！

目 錄

出版說明	孫利平(1)
呼吁書(代序)	任繼愈(3)
賀詞	安平秋(5)
現存《永樂大典》所見方志史料價值發微	張忱石(1)
讀《〈永樂大典〉考》	白化文(23)
《四庫輯本別集拾遺》序	樂貴明(30)
《永樂大典》校補《四庫全書》本的價值	
——以宋周必大《辛巳親征錄》為例	吳政上(34)
《永樂大典》中佛教文獻初探	林世田(61)
《永樂大典》徵引方志考述	黃燕生(104)
類書之體 延綿有續	
——紀念《永樂大典》編纂 600 年	倪曉建(125)
《永樂大典》的價值、流傳與利用	謝保成(135)
《永樂大典》考略	周心慧(143)
趙萬里與《永樂大典》	張志清(158)
四庫館臣鄒炳泰與《永樂大典》	李國慶 孔方恩(178)
《永樂大典》中元代史料舉隅	
——以文廷式輯元《經世大典》佚文為例	王清原(190)
傳抄自《永樂大典》的清抄校本《尚書全解·多方》	
及附錄考略	王世偉(201)

讀《永樂大典》校本《泉志》札記·····	艾俊川(212)
關於《永樂大典》的幾個問題·····	王玉良(241)
翰林院和英國使館	
——《永樂大典》隨筆·····	艾思仁(251)
國家圖書館藏《永樂大典》述略·····	陳紅彥(256)
英國圖書館所藏《永樂大典》·····	David Helliwell (264)
日本東洋文庫收集《永樂大典》	
殘本的過程·····	田仲一成(307)
日本對《永樂大典》的收藏、保護、	
研究情況·····	尾崎康(316)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永樂大典》的保存和利用	
以及日本的研究情況·····	相島宏(324)
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永樂大典》題記·····	馬泰來(330)
五冊的變奏曲	
——康奈爾大學圖書館《永樂大典》	
統計趣聞·····	Dr. Thomas H. Hahn (333)
《永樂大典》和中文藏書介紹·····	李惠銀(343)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影印本《永樂大典》概況·····	趙前(352)
關於《永樂大典》的修復·····	杜偉生(359)
《永樂大典》修復與保存方法分析·····	張平(365)
關於加強館藏《永樂大典》原本保護的思考·····	張木森(371)
《永樂大典》與古籍主題標引·····	鮑國強(378)
總結發言·····	楊炳廷(388)

現存《永樂大典》所見 方志史料價值發微

中華書局編審 張忱石

內容提要： 《永樂大典》修纂於明成祖（朱棣）永樂年間，它是我國文化遺產中規模最為宏大、卷帙最為繁多的一部大型類書。自古以來經史百家之書經明末清初戰亂，存者更是寥寥，故不少亡佚的典籍，僅存於《永樂大典》之中。

乾隆年間修纂《四庫全書》時，從《永樂大典》輯出佚書 385 種。直至 20 世紀 30 年代，張國淦先生方對《永樂大典》中的方志作了較為全面系統的輯佚，惜其時不少《永樂大典》殘卷尚流散在異邦他域，難以得見，故輯本存在問題較多。筆者共掌握現存《永樂大典》殘卷 813 卷，《永樂大典方志輯佚》就是在這一基礎上產生的。

《永樂大典》中的方志有兩個明顯特點：首先是數量多。現存《永樂大典》殘卷方志 901 種，這是一大批早已亡佚的方志，僅存於《永樂大典》。其次是修纂時代早。今存的 900 種，其中可確定時代的宋元方志有 170 多種，即使是明志，也修於永樂三年之前。明中葉以後所修方志史料價值無法與《永樂大

典》方志相匹敵。長期以來，學術界未能對《永樂大典》方志進行過研究和利用，有的專門論述方志的文章，對此亦視而不見。為此，筆者編輯整理了《永樂大典方志輯佚》，其史料包括：一、唐宋時期的科舉與教育制度史料，二、農田水利史料，三、倉廩史料，四、地震史料，五、礦產資源史料，六、動植物資源史料，七、封建大家族史料，八、民俗史料，九、古籍版刻史料，十、補正清人方志輯本之遺闕，十一、名勝文物及石刻史料，十二、文學藝術史料。

《永樂大典》修纂於明成祖（朱棣）永樂年間，它是我國文化遺產中規模最為弘大、卷帙最為繁多的一部大型類書。全書22877卷、目錄60卷，凡11095冊。因功費浩繁，從未刊刻。明時原有正副兩本，後正本不知去向，副本流傳至清初，已佚2000餘卷。因清代統治者保管不善，官吏偷盜，逐漸亡散。光緒二十六年（1900），慘遭八國聯軍焚劫，絕大部分被毀，今存於世約800餘卷，僅占原書百分之四。

《永樂大典》修纂之時，貫徹了明成祖“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各輯為一書，毋厭浩繁”的雄偉目標^①，將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種書籍一併輯入。據估計，收入典籍達8000餘種。很可惜，這些典籍至明萬曆年間，“已僅有十分之一”^②。經明末清初戰亂，存者更是寥寥，故不少亡佚的典籍，僅存於《永樂大典》。

最早知道《永樂大典》價值的是清代雍正年間的全祖望。他在翰林院得見《永樂大典》，贊其“或可以補人間之缺本，或以正後世之偽書，……不可謂非宇宙之鴻寶也”^③，認為可從中

哀輯經、史、志乘、氏族、藝文五類典籍。全祖望輯出高氏《春秋義宗》等十種，其中有志乘類《永樂寧波府志》一種，這與他鍾愛鄉梓文獻有關。乾隆中修纂《四庫全書》時，從《永樂大典》輯出佚書 385 種。由於清統治者修纂《四庫全書》的目的在於加強封建專制主義統治，對宋元藝文着力較多，而對志乘幾乎摒棄不顧，僅輯出《嘉泰吳興志》、《淳祐臨安志》、《嘉定維陽志》、《嘉定鎮江志》、《至順鎮江志》五種，但亦未列入《四庫全書》。其後徐松又輯得《元河南志》，晚清文廷式、繆荃孫亦輯有《壽昌乘》、《永樂順天府志》、《瀘州圖經志》等。總的來說，清代對利用《永樂大典》輯佚方志未能重視，尤其在修纂《四庫全書》之時，《永樂大典》尚為齊全，如果認真輯佚，至少可輯得志乘 1000 餘種，可惜有清一代只輯出 10 種，其中《嘉定維陽志》、《永樂寧波志》輯出後又佚，今實存僅 8 種而已。

直至 20 世紀 30 年代，張國淦先生方對《永樂大典》中的方志作了較為全面系統的輯佚，惜其時不少《永樂大典》殘卷尚流散在異邦它域，難以得見，故輯本存在問題較多。簡而言之，缺點有三：一為應輯而未輯，如《金陵景定志》、《慶遠路志》、《雲南志略》等宋元古志，張氏皆遺闕未輯。其次漏輯嚴重，如《諸暨志》輯得 6 條，漏輯 7 條；《太平州圖經》輯得 5 條，漏輯 4 條；《東郡志》輯得 4 條，漏輯 6 條；《建安志》輯得 36 條，漏輯 12 條；《番陽志》輯得 28 條，漏輯 19 條；《南雄路志》輯得兩條，今卷六六五、六六六雄字韻兩卷，保存甚多。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第三，張國淦先生對明洪武、永樂年間方志，一概棄之不輯，這也是美中不足之處。儘管這樣，張氏是民國以來研究古方志最有成就的學者，惜其輯本未見刊刻，今天只能從他的《中國古方志考》得到一些綫索。

20 世紀 50 年代後期，中華書局曾對現存於世的《永樂大典》殘卷作了認真細緻的調查，分別於 1960 年和 1984 年兩次影

印再版，凡 797 卷。1986 年又將以上兩次影印本合併刊影成 16 開精裝本，10 冊。近年來，筆者經多方調查，又得知美國、日本、英國等國家公私藏家亦有新藏《永樂大典》約 16 卷，這樣，筆者共掌握現存《永樂大典》殘卷 813 卷，《永樂大典方志輯佚》就是在這一基礎上產生的。

《永樂大典方志輯佚》共收 900 種，即總志 7 種，方志 893 種，依今日之行政區域，北京市 13 種，天津市 3 種，河北省 29 種，山西省 24 種，上海市 6 種，江蘇省 68 種，浙江省 123 種，安徽省 56 種，福建省 51 種，江西省 143 種，山東省 12 種，河南省 35 種，湖北省 39 種，湖南省 63 種，廣東省 77 種，海南省 12 種，廣西壯族自治區 58 種，四川省 52 種，雲南省 3 種，陝西省 8 種，甘肅省 3 種，不明地域者 13 種，外國 5 種。據《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現存於世方志有 8000 餘種，其中宋元方志僅 40 種（包括清人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 8 種），明志約 800 餘種，其餘全為清代和民國間所修。《永樂大典》中的方志有兩個明顯特點：首先是數量多。現存《永樂大典》殘卷方志 900 種，這是一大批早已亡佚的方志，僅存於《永樂大典》。一部類書能保存這麼多志乘，是絕無僅有的。正如全祖望所說：“宋元圖經舊本，近日存者寥寥，明中葉以後所編，則皆未見古人之書而妄為之，今求之《永樂大典》，釐然具在。”^④其次是修纂時代早。今存的 900 種，其中可確定時代的宋元方志有 170 多種，遠遠超出今存宋元方志 40 種之數，即使是明志，也修於永樂三年之前。明中葉以後修志者皆未見《永樂大典》方志，無所依憑而“妄為之”，其修纂時間和史料價值無法與《永樂大典》方志相匹敵。

長期以來，學術界未能對《永樂大典》方志進行過研究和利用，有的專門論述方志的文章，對此亦視而不見。造成這種狀況，不外有兩個原因。一是中華書局未影印之前，一般學者難以

得見《永樂大典》；二是《永樂大典》採取“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的編輯原則，往往將同一方志分裂散割於多處，不便閱讀和研究。爲此，我們編輯整理了《永樂大典方志輯佚》，並對其學術價值，簡介於後。

一、唐宋時期的科舉與教育制度史料

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選拔官吏的基本制度，它肇始於隋代，此後各朝沿襲不廢。與科舉制度相應的《登科記》之類著作亦應運而生。唐代《登科記》亡佚已久，清人徐松曾廣採唐人科舉史實，撰成《登科記考》30卷，其不少史料取之於《永樂大典》中的方志，今尋檢方志，尚有徐氏採擷未盡者。《古藤志》云：“李進士堯臣，藤之秦川人。登貞觀七年第，累仕至交州刺史。同榜進士劉從仕知秦川縣，因率父老創橋南市，亦名登俊焉。”可知李堯臣、劉從仕皆爲貞觀七年登進士第者。又如《南雄府圖經志》云：“孔閩少聰敏，嗜學，年十九，唐景福初及第，官至朝散大夫、惠州司牧。”唐昭宗景福僅二年，“景福初”當指景福元年。今《登科記考》皆不載李堯臣、劉從仕、孔閩，可據補。

宋人《登科記》今僅存《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寶祐四年登科錄》兩種，而《永樂大典》方志中宋人科舉史料極爲豐富，《南雄路志》有“進士題名”一門，記宋仁宗天聖二年（1024）至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南雄路保昌、始興兩縣各榜進士田繼勛等45人，又“特科”欄有南宋淳熙戊戌（1178）戴晁以下62人。又如《臨汀志》“進士題名”下記宋太平興國三年戊寅（978）至開慶元年己未（1259）臨汀各縣進士及第者。其他方志《人物》門中所記宋人登科事蹟也極多，如《泉州清源志》陳豐條云：“陳豐字元齡。曾大父補，父駢，俱第進士。豐雖延賞入仕，少有場屋聲，銓闈廣漕俱魁選，兩試詞科，時輩稱之。……弟登、子玠，亦第進士。”僅此一條，記陳豐四代登進士者五人。

《清漳志》蘇竦一條，記蘇竦及其門生登第者楊志、李愨、郭宗復、梁傳、黃擇、黃敬、顏載、王度、林如安等十人。像方志那樣專門列有“選舉”、“進士題名”等欄目，既集中又準確記叙一地科舉及第姓氏，是其他典籍所沒有的，也是無法取代的。假如編寫一部《宋登科記考》的話，《永樂大典》方志中的科舉史料，無疑是重要的依據。

與科舉制度有關的學校，方志中記載亦較多，以福建等地最為突出。唐德宗之前，閩地因遠距中原，教育極不發達。《唐語林》卷四云“閩自貞元以前未有進士。觀察使李錡始建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為新學記”云云。到了南宋，由於統治者對封建文化教育的注重，視“學校為風教之本”，學風大盛，以致福州“城里人家半讀書”^⑤，“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窗舊弟兄。最憶市橋燈火靜，巷南巷北讀書聲。”^⑥《建安志》所收王遂《重建府學記》云：“國朝人物莫盛於東南，學問之美亦未有盛於建安。”《莆陽志》有黃公度、王邁、張邦用、鄭子充、張如愚、顧若愚等人所撰學記，詳記莆陽教學之普及。黃公度《興化府學記》云：“閩蜀相距各在西南一隅，而習俗好尚實有東州齊魯遺風。蜀由漢以來，號為文物善地，閩又其最後顯者。”張邦用云：“衿佩鏘如，絃誦紛如，來歌來游。”由於教育普及，莆陽雖蕞葺小地，但“多出魁文韻士，為中州冠”。《新定續志》有南宋鄉飲儀式的詳細描述。諸如此類，都是研究我國宋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資料，同時對今日推廣和普及文化教育事業和培育優秀建設人材也會得到啓益。

二、農田水利史料

農業的豐歉，直接影響到國家的賦稅和人民的生計，故農田水利建設歷來“牧民者以為重”^⑦。南方丘陵地帶，“山澤相半，田依山者多高亢，依澤者多窪下”^⑧，每逢久旱或霖雨，時有旱